



16
2758
3



李太白文集卷之四

錢塘 王琦環翠閣

趙村 石堂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樂府古題 關山月者 樂府古題 關山月者 樂府古題 關山月者

漢一王 家詩云 無 復漢地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 蒼茫云海間 長風幾何里 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 胡窺青海灣 山來征戰地 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 一 作 思 歸 多 苦 顏 高 樓 當 此 夜 橫 息 水

應 關 一 作 關 天 上 在 萬 城 近 萬 里 長 天 下 於 天 下

門 八 18
疏 2758
卷 3

李太白文集卷之四

照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蕭士
贊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

之一王褒詩云無
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 一作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

應閑 一作還。漢書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於天山
晉灼註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

里顏師古註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今
鮮卑語尚然輿地廣記伊州伊吾縣有天山胡人呼
爲折漫羅山每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北邊備對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各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
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
和志於張掖縣旣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
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百
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月出
於東而天山在西今日明月出天山蓋自征夫而言
已過天山之西而迴首東望則儼然見明月出於天
山之外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玉門闕詳見前卷註
漢書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
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
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
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
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
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顏師古註白
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輿地廣記雲州雲中
縣有白登山匈奴圍漢高祖於此周書吐谷渾治伏
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建德五年

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
夸呂遁去虜其餘衆而還一統志西海在陝西西寧
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一名卑羌海俗呼
青海潛確居類書洮州衛有青海一名卑羌海俗呼
千里中有小山隋將段文振西征逐虜於青海即此
琦按青海隋時屬吐谷渾唐高宗時爲吐蕃所據儀
鳳中李敬元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
明王忠嗣先後與吐蕃戰皆近其地相去不遠
獨漉篇 蕭上贊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
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但古詞爲父報仇太
白言爲國雪恥耳古詞曰獨祿獨祿爲父報仇太
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噫雙雁遊戲田畔我欲
射雁念子孤散翻翻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
與之同并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
僞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
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殺人不避豪賢琦按
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獨鹿者亦有作獨漉
者是祿鹿漉古者通用非始於太白也

卷之四 獨漉篇 二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右為一解劉履曰獨漉疑地名琦按上谷郡涿州有地名獨鹿一名濁鹿者是也又小網名星羅荀子作

獨鹿成相辭曰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劉而獨

鹿棄之江楊倅註國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

禁置星麗賈云星麗小越鳥從南來胡雁蕭本亦北

畧也或謂此未可知

度蕭本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右為二解落

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右為三解羅帷舒

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右為四解雄劍挂壁時

時龍鳴不斷犀象繡繆本作羞澁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

右為五解梁簡文帝七勵拔龍泉之雄劍瑩魏國

名之寶刀拾遺記帝顯項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

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

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曹植七啟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陸斷犀象未足稱儁李周翰註言劍之利也神鷹夢

犀象之獸其皮堅晉書國恥未雪夙夜憂憤神鷹夢

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鵬搏繆本作搏九天右為六解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

夢之澤毛群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

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竦翻而升翫若飛電須臾羽

墮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十餘

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

也出幽明錄蕭士贊曰此此與之意謂士之用世當

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如神鷹之意謂士之用世當

擊九天之鵬也。琦按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

各一意峰斷雲連似離似合其體固如是也若強作一意釋去更無是處

登高邱而望遠海此題舊無傳聞郭茂倩樂府

文帝登山而遠望一篇之後疑

太白擬此也然文意却不類

登高邱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

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精衛費木石鼉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

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贖

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

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

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鼉十五舉

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

而連六鼉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

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

億計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一日居上枝江淹別賦日

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江淹別賦日

下璧而沉彩張衡思哀賦聘王母於銀臺註云銀臺

王母所居史記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

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女入

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馬

今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

蓬萊安期生莫能得精衛鳥常啣西山木石以湮東

海詳見大鵬賦註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

師東至於九江架鼉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精衛

二句蓋言海之深廣非木石可填而鼉鼉為梁之說

亦虛而無所憑據以明三山之必不可到也漢書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

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榨擲之

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

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藏椁漢武外傳元符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
葬茂陵北齊書終自灰滅晉書漢天子即位一年而
為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
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
積金玉未盡三國志陸抗傳窮兵黷武動費萬計抱
朴子黃帝於荆山下鼎湖之
中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陽春歌

宋吳邁遠作陽春歌梁沈約作陽春曲此詩似擬之而作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桑一作裊風披香殿前

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

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

年奈樂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披香殿雍錄慶善宮有披香殿鮑照詩文憲繡戶垂羅幕趙后

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名幸自此特幸號趙皇后獨異志趙飛燕身輕能為掌上舞西京賦正紫

宮於未央薛綜註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李善註辛
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紫
宮其中別名漢書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
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
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楊叛兒

通典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

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

氣凌紫霞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宋書

門建康城西門也西門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門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註白

大臨考古圖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
 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
 此器世多有之形製大小不一南方草木狀交趾有
 蜜香樹幹似柁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
 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
 水者為沉香法苑珠林南州異物志曰沉水香出日
 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至堅
 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楊升菴曰古楊叛曲僅二十
 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
 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領
 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
 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
 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

雙燕離

初學記琴歷曰
琴曲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
 戶長相見栢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離

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嬌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

我寸心中

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金窻鬱律玉壁內
璫漢武內傳太初元年十一月巳酉天火

燒栢梁臺三輔黃圖栢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
 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為梁也
 太初中臺災太平御覽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加
 巧飾春申君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沈約詩可憐桂
 樹枝單雄憶故雌列女
 傳夜半悲鳴想其故雄

山人勸酒

此題未詳所始而樂府詩集
編太白是作入琴曲歌辭中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胡蝶忽然滿

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

繆本作
桃花貌

骨青髓綠

繆本作青
髓綠髮

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

一作
兔

鹿志恥隨龍虎爭欵起佐

一作
安

太子漢皇乃復

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

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一作清浩歌望嵩岳意氣

還一作相傾史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

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誠能無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誠能無愛金

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

子書甲辭厚禮迎此四人十二年上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

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願公幸卒調護太

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示四

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

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翻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指此四

人之力也路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

所謂四皓者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

之以皇帝善慢士不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

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去勿復

見後俱葬於安陵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力也去勿復

黃庭內景經骨青筋赤髓如霜阮籍詩自非王子晉
誰能長美好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張華
詩龍虎方交爭七國並抗衡北史陛下不以劉裕歛
起納其貢使韻會歛暴起也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
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通鑑地理通釋
商山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廣韻酌以酒沃地也李
善文選註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
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

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
 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
 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
 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
 光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
 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
 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
 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
 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
 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
 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云許由則多言
 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
 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之說洗
 耳參差不同楚詞臨風况兮浩歌劉良註浩大也初
 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南有許由山高大四
 絕其北有穎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墀鮑照詩握
 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蕭士贊曰太白蓋爲
 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感而作是詩時盧鴻王希夷隱

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名至闕庭
 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
 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岳意氣還相傾深不
 滿於當時嵩岳之隱者歟琦按此詩大意美四皓當
 暴秦之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
 太子乃功成身退曾不繫情爵位真可以希風巢許
 者矣箕山穎水是二子洗耳盤桓之地俱在嵩山故
 望之而慨焉生慕巢由如在有意氣可以相傾此正尚
 友古人之意初無譏評獨清之說明皇一証其
 見左矣○歛許勿切音近旭或音忽辭音類

于闐採花

于闐採花
 胡震亨曰于闐採花陳隋時曲名本
 辭云山川雖異所草木尚同春亦如
 溱洧地自有採花人太白則借明妃
 子不逢明時爲讒如所蔽賢不肖易
 蓋亦以自寓意焉漢書西域傳于闐
 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周書于
 闐國王治西
 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
 安七千七百里○闐音田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

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妹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

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眉胡沙埋

皓齒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

入朝求美人為闕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名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

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野客叢書晉文帝諱昭以

昭君為明妃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

其為人也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髮肥項少髮

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街嫁不售

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

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謂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

漸臺名而見之無鹽女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

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

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

巨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

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諛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洏以夜續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

漸臺罷女樂退諛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

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

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呂覽靡曼皓

齒高誘註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琦按昭君事

本是畫工醜圖其形以致不得名見太白則謂丹青

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變

真所謂聖於詩者也。姝音樞

鞠歌行 陸機鞠歌行序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

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

樂府詩集王僧虔伎錄平調有七曲其七日鞠
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按
行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
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刑
足鬼聽曲知寧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
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
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邱東平生渭水曲誰識一
數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史記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張協
詩魚目笑明月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
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
王薨武王卽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
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

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刑者衆矣子刑
何哭之怨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
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故名之曰和氏之璧詩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鄭箋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汗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後人
所謂連城之價正指此事列女傳寧戚欲見桓公道
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寧戚
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寧戚稱
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
共妾倩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所謂不朝五日而有
耶君之謀也管仲曰昔日公使我迎寧戚寧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焉如水儵儵之魚君來名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寧子因以爲相齊國以
治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虞飯牛

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
 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
 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
 賢而任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
 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
 當舉必有功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楚詞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鼓鳴
 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往歸之
 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
 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宋書
 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汝師
 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
 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
 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
 曰姬受命昌來提揆爾維鈐報在齊詩魯頌遂荒大
 東毛萁傳荒有也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
 尚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
 北百步外城中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雙目送飛鴻正用其事以
 喻不好賢之意蕭士贇曰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

廢棄中羨昔賢之遇合有時末則嘆今人
 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云爾

幽澗泉 樂府詩集以此首
入琴曲歌辭中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
 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颺颺兮萬尋中見愁猿弔影
 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一作志而聽

者淚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
 發情繆本作憤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

林韻會琴節曰徽樂書作暉云琴之為樂絃合聲以
作至徽分律以配臣古徽十有三象十二月其一
 象閨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以示
 明瑩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李善註物
 善註寂歷周疎貌颺颺風聲也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李

廳兮木道寒嵇康琴賦紛淋浪以流離東方朔七諫
泣獻歎而霑襟說文潺湲水聲張衡歸田賦彈五絃
之妙指。

王昭君一作昭君怨二首樂府古題要解王昭君舊

匈奴入朝詔以王嬌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漢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
圖名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
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
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
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
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究其事畫工有杜陵毛
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青
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為作
歌詩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為明君石崇有妓
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
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按樂府詩集張永
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
四曲其二曰王明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一作送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

不歸漢月還從東海一作方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

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

雷青塚使人嗟元和郡縣志燕支山一名刪丹山在

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與神連同楊炎燕支山神寧
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漢武
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
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太平寰宇記青塚
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其上草色
常青故曰青塚一統志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
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顧寧人曰按史
記言匈奴左方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
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
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
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
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

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支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中山孺子妾歌

樂府詩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詹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永其名才人天子內官等耳累言之故云及也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耳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太白是題蓋仍陸氏之誤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一本下多不如延年妹

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艷驚上春一貴復

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

髮繆本作翦入春市萬古共悲辛李延年妹事已見本卷陽春歌註深井即今庭

中天井是周禮太府職云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鄭玄註上春孟春也漢書一貴一賤北史事乃關天漢書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荆州歌唐時荆州隸山南東道領江陵枝江當元年改為

江陵郡陽長林石首松滋公安荆門八縣天寶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繭成

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通典夔州奉

城按唐之奉節縣即漢之魚復縣也王莽時公孫述據蜀有白龍出殿前井中述以為瑞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劉先主改曰永安宮即其地在夔州府城東山上初學記荆州圖記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水經註廣溪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復沔所忌太平寰宇記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為之恐懼本草陳藏器曰布穀鳴鳩也江東呼為獲穀亦曰郭公北人名撥穀似鷓長尾牝飛鳴以翼相摩擊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雉子班樂府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

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蓋取首二字以命名也若梁簡文帝妒鳩時向隴則竟全篇咏雉矣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太白此詩蓋擬何氏而作又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

作雉子班曲引去來辟邪獸名孟康漢書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獸之形而舞者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

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

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

清韓詩外傳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鮑照舞鶴賦振迅騰摧西京賦趨悍讙豁李善文選註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禮記正義或謂雉鳥耿介被入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莊子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湯伐桀尅之讓務光曰智者謀之
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
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鮑照詩安知曠士懷。趨音曉

相逢行 樂府詩集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
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曰古詞
文意與雞
鳴曲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傅綽詩本珍白玉鐙因
飾黃金鞭陸機詩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呂向註

阿那柔
順貌

古有所思 蕭本作古有所思行。宋書漢鼓吹
要解有所思鏡歌十八曲有所思曲樂府古題
何用問遺君雙珠蜻蛚響聞君有他心燒之當

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
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
離思而已

我思仙 一作人乃在碧 許本北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

白波運山 一作倒蓬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

東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
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拾遺記蓬壺蓬萊也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洞房明
月夜對此淚如珠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
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
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項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
夾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遣人名麻姑麻姑至是好
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
有文采而非錦綺光
彩耀目不可名狀

久別離 胡震亨曰江海擬古始有古別離後乃有長別離生別離等名此久別離及遠別離皆自為之名其源則出於古別離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窻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

緘使 一作人嗟至 此腸斷彼心絕雲鬢綠鬢

罷梳 繆本無 結愁如回颺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

年寄書重相摧東風兮東風 繆本作胡 為我吹行雲

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本草櫻桃樹不甚高春初

開白花繁英如雪說文鬢總髮也亦謂之髻謝靈運詩回颺流輕雪回颺回旋之風也陽臺行雲俱見二

兼 賦音標

白頭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詞曰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 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

鮮明濯他江則不好一統志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府城南七里蜀守李冰既鑿離堆又開二

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

又名錦江古今註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

在南百口生死分 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

張分張猶分離也 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

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

賦一作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阿

漢武帝陳皇后之小字見本卷後註司馬相如長門

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

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

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為

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傳哀苦相篇玉顏隨年

變丈夫多好新子夜歌不見東流水何時復歸西

兔絲故蕭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

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

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

妾已去難重回古來繆本作時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

陵臺爾雅真女蘿兔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

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曰別四名則是謂

一物矣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邱菟絲也則是兩物

陸璣亦云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藥中兔絲

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

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

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兔

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

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傾

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

草則古今多疑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

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

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草女蘿兔絲或亦

此義耳長樂佳古辭玉枕龍鬚席成今淮上安慶府居

省通鑑註龍鬚席以龍鬚草織成今淮上安慶府居

人多能織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飛燕琥

之曰相思樹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濟州鄆城縣有青
陵臺郡國志云宋王納韓憑之妻使憑運土築青陵
臺至今臺跡依約一統志青陵臺在開封府封邱縣
界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乃築臺望之憑妻
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
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其二 蕭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
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

君王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
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史記司馬相如見上好

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
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

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
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

天地之間 相如不憶貧賤日位繆本
作官高金多聘私室茂

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

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

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士無心東流不

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史記蘇秦笑謂其嫂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太平御覽尸子曰孝已一夕五

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此用其字以言寢不安

席之意舊註解作五更而起者恐非是古今註杞梁

妻杞植妻妹明月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

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

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姐之貞操

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論衡傳書言杞

梁之妻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為之崩也

痛之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城土也無

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虛也城土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為悲感動而崩太白土無心句似借其言而反之用古若此左右逢源非聖於詩者不能。殊音樞。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雷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鷓鴣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挂無由人。一作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述記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雷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賞酒與文君為歡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僧

濟詩昔日姬家女摘花露井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採蓮曲採蓮曲起梁武帝父子後人多擬之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

明風飄香袂繆本作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

五映垂楊紫驪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太平寰宇

記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一統志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採蓮於此古孟珠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鄭玄毛詩箋赤身黑鬣曰驪南史帝賜羊侃河南國紫驪○嘶音西

臨江王節士歌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作臨江

王節士歌蓋誤合而為一也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繆本作鴈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

鴻繆本作鴈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繆本作感秋淚如雨

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一作氣憤雄一作寒

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大言賦長劍

耿耿倚天外梁元帝哀覽賦戮滔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

司馬將軍歌原註代隴上健兒陳安○十六國春秋陳安善於撫綏吉凶夷險與

隴上健士有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

同心肝駮驄駿馬鐵取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

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

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虵矛十騎

俱盪九騎雷棄我駮驄窟嚴幽大雨降後追者

呼奈子何阿阿嗚呼奈子何劉曜開而嘉傷命

樂府歌之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

將如雲雷一作南方有事將軍來手中電曳一作電擊倚天

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我見樓船壯心日頗似龍驤下

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

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

上為嬰孩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

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見明主丹

青畫像麒麟臺十六國春秋新平王彫為太史令言

於符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

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九域志江陵

府有章華臺圖經云楚靈王與伍舉登章華之臺是

也夢溪筆談楚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荆
 州江陵縣長林縣復州監利縣皆有之據左傳楚靈
 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註華容也至
 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
 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
 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
 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
 薛綜註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無此文甘氏星經北
 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甘氏星經北
 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軍兵安
 小暗天下兵晉書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
 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眾也師門猶
 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上非常以
 侯兵有星守之虜人塞中兵起李陵報蘇武書猛將
 如雲倚天劍斬長鯨俱見前首註通典樓船船上建
 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旛幟開弩窓矛穴置拋車壘
 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
 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晉書王濬為益
 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
 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

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
 軍監益梁諸軍事太康元年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
 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
 山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劉逵註三蜀郡廣漢犍為
 為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為
 周禮熊虎為旗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
 也雲谷雜記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乃兵家壓勝之
 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
 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
 寅則己為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
 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主將之帳宜在戌也非
 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三國志註獻帝春秋曰張
 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
 誰降人曰是孫會稽南史褚彥回傳君鬚如戟楚
 辭冠切雲之崔嵬王逸註崔嵬高貌史記文帝後六
 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細柳軍霸上徐厲為將
 軍軍棘門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
 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
 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刃彀弓矢持滿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
 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拜請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
 敬勞將軍矣曩者灑上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
 真將軍矣曩者灑上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
 孔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為出於羌中舊制四
 而巳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
 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羌笛焉楊升菴外集阿鞞
 番曲名即阿鞞堆也番曲本無字止以聲傳故隨
 國所書人各不同難以意求琦按唐詩紀事鞞官
 禽名阿鞞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且名焉
 近以笛爭効之張祐華清宮詩紅樹蕭蕭閣半開
 皇會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鞞
 據此則阿鞞堆非番曲也又驪字丁可切讀作多
 聲據揚說當作且聲讀字書皆無之俱未詳是否
 府雜錄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漢書楚戰上無不

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封禪書上暢九域服虔註垓重
 也天有九重舊唐書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
 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
 之職師有功則凱獻於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
 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
 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
 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
 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杜延年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虎於山甫焉張晏註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
 象於閣故以為名琦按通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
 將張延嘉襲破荆州據之此詩當是時所作故有
 狂風吹古月竊弄華臺之句延嘉疑亦蕃將否則
 故安史部下之降兵也其時鄰郡多發兵為備故太
 白又有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歟○垓音該
 所謂江中樓船其即洞庭之水軍歟○垓音該

君道曲

太白自註梁之雅歌有五章今作一章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有雅歌

五曲一曰應王受圖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積惡

篇四曰積善篇五曰宴酒篇無君道曲疑太白擬作者即應王受圖曲琦謂非也蒸後人訛臣字為君字耳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

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扶

蕭本可成牆積德為厚地漢書陛下聖德天覆子愛

作校東西為廣南北為運後漢書備位方伯為國爪

章懷太子註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詩

曰祈父子王之爪牙也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

大鴻以治民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

之高誘註力牧太山稽黃帝師漢書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管子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

間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

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

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

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曰君

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

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仲父不

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華陽

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安日密自以為猶魚得水也

北齊書尉景曰土相扶為牆人相扶為王淮南

子山為積德高誘註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

結韞子北魏溫子昇有結韞子詩疑是當時曲

解非也然太白之作與子昇原作辭旨又復不同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

命太山一擲輕鴻毛史記秦滅燕太子丹荆軻之客

匿作於宋子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聞於

李太白文集 卷四
三
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又史記伍子胥知
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伏甲
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
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
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
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摩魚因以
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燕丹子烈士
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
耳。筑
音竹

結客少年場行

樂府古題要解結客少年場行
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

蕭士贊曰結客少年場取曹植詩結客
少客場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

紫燕黃金瞳啾啾一作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

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轅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插

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繆本英雄風託交從劇孟買

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

徒一作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

人安可與成功劉劭趙郡賦其良馬則飛兔奚斯常

金蘭筋參精山海經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楚

辭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啾啾鳴聲漢書灌夫傳轅轅宗

照詩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漢書灌夫傳轅轅宗

室侵犯骨肉顏師古註較轅謂踏踐之也後漢書帝

以朱浮陵轅同列章懷太子註陵轅猶欺蔑也吳越

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問以劍戟

之術處女北行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處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處

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絛笊竹竹枝上韻橋末墮地女

即接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搜神記以一珠袍

與之藝文類聚通俗文曰七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

七首短而便用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

日能善為鉤者賞之二子以血豐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

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

李太白文集 卷四 七

請官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
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
子豐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視之何者是也王鉤甚
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
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
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
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史記劇孟以任俠顯行大
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李善文選註三輔舊事
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使人屠兒酤
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左延年詩殺人都市中邀我
都巷西燕丹子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陸戩而見燕
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餘詳擬恨賦
註○啾即油切酒平聲髮音
宗轅音歷七音彼劇音極

長干行二首
劉逵吳都賦註建鄴南五里行山
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號長干中
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
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長干韓詩
曰考槃在干地而下而廣曰干方輿勝覽建康府
有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

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
之問曰干景定建康志長干里在秦淮南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
常存抱柱信一作恥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灘
湏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一作舊行跡一
一生綠一作蒼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
來一作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
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劇戲也
與灰言其合同而無分也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蘇欒城集望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南史巴東有滠預石高出水二十
餘丈及秋水至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
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滠預堆
當其口太平寰宇記滠預堆周回二十丈在夔州西
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
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諺曰滠
預大如龜瞿塘不可下滠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又
曰猶與言舟子取途不窺滠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又
塘即峽內江水深沉處灑灑乃一石筍樹兩峽之中
若青螺盤於波中寶劍插於鏡面江總詩自悲行處
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楊升菴謂胡蝶或黑或白
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引
太白八月胡蝶黃之句以為深中物理而評今本來
字為淺琦謂以文義論之終以來字為長鮑照詩安
能行嘆復坐愁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
將安漢趙穎建議議分巴為三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
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以南為巴郡義為太守
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

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亂白璋爭巴名璋
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隴義為巴西太
守是為三巴小學紺珠三巴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
夔州巴西今合州太平寰宇記長風沙在舒州懷寧
縣東一百九十里置在江界以防寇盜李白長干行
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即其處也陸游入蜀記
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蓋自金陵至長風沙七百里而室家
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湍險唐詩紀
長風沙地名在池州之雁汊下八十里○劇音極

其二

憶妾昔作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

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

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蕭本作離別多湘潭幾日到

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

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聽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

翡翠錦屏中繆本作北客至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

一作江又好乘浮雲聽佳期蘭渚東自憐十五餘顏色

一作北客浮雲聽經過新市中

桃花一作李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唐時巴陵郡

德六年更名岳州屬江南西道圖經揚子江在真州

楊子縣左與鎮江分界江南志揚子江發源岷山合

湘漢豫章諸水繞江寧府城之西南經西北至鎮江

始名為揚子江東流入海元和郡縣志潭州有湘潭

縣東北至州一百四里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

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庾抱詩櫃上浮雲聽本

出吳門中楚辭與佳期兮夕張曹植詩朝發鸞臺夕

宿蘭渚說文翡翠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禽經

註翡翠狀如鳩鵲而色正碧鮮潔可愛飲啄於澄淵

迴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異物志翠鳥形如

燕赤而雄曰翡翠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帷帳此篇

唐詩紀事以為張翮作而自昨夜狂風度以下斷為

二首黃山谷則以為李益作未知孰是山谷之言曰
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意
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所謂癡如尚書李十郎者也
辭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
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風風麒麟譬
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眠暗吟噀中作無義語終不作
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畧有十之二
三欲刪正者當以吾言考之○森音藐渚音主翡翠音

古朗月行鮑照有朗月行疑始於照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一作青

蕭本作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一作團團團團繆本作白

兔搗藥成問言與誰蕭本作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大一作天

明夜已殘昇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

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繆本作惻愴摧心肝應劭漢官儀封禪壇

有白玉盤初學記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傳

註曹植詩圓影光未滿木華海賦大明撫轡於金樞

之穴李善註大明月也楚辭章句淮南言堯時十日

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口中九

鳥皆死墮其羽翼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春秋元命苞陰精為月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

上之回援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中有上之

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

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

恩疎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

萬乘出黃道千騎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一作秋暮瑤池宴歸來樂

未窮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章懷太子註三輔

觀等二十五館凡三十六所與天通極言其高與天

相近也西京賦閣道穹窿呂向註閣道飛陛也沈約

詩騰蓋隱奔星低鑿避行月史記人體安駕乘為之

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漢書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

蕭闕在其北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

州雍縣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回中宮在鳳翔府天

興縣西宋之問詩囂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回入紫

宸蕭士贊曰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

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魏文帝詩丹霞

蔽日彩虹垂天漢書註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

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

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三輔黃圖闕輔記林光宮一口

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

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

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圓邱祭天處

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梁簡文帝上之回
 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闕桂宮太白蓋用其句法史記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魚非雉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常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真是耶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其
 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
 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
 天下小童曰予少而自游於六合之內子適有昏病
 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
 病少瘥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
 而已矣又奚事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梁簡
 文帝詩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列子周穆王升崑
 崙之邱遂宿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蕭士贇曰詩
 言漢武巡幸回中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豈為求賢
 哉明皇亦好神仙此其諷諫之作與

獨不見

樂府古題要解獨不見言思而不得見也胡震亨曰梁柳惲本辭奉帚長信官誰知獨不見唐人擬者多用獨不見三字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

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

蕭本作西池風催 寒梭 繆本作摧 一樓許

本響月入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

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見水經註白狼水又北徑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新唐書北狄列傳契丹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又云室韋契丹別種地據黃龍北傍獵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太平寰宇記天山一名白山今各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北一百二十里西河舊

事云天山最高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
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百里即
漢武師擊右賢王處爾雅翼蕙大抵似蘭花亦春開
蘭先而蕙繼之皆柔荑其端作花蘭一蕙一花蕙一
黃五六花香次於蘭陸璣草木疏莎雞如蝗而斑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
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爾雅翼莎雞其狀頭小而
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
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謂
之絡緯娘古今註曰莎雞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一名
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
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
如急織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耳○塞音賽莎音
梭

白紵辭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白紵歌古辭盛稱
舞者之美宜及芳時行樂其譽自
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
光軀巾拂塵按舊史稱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

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收其辭為四時
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揚清歌 一作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

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 縵本 霜海空胡風

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 稽康詩微歌發皓齒
李延年詩北方有佳

人絕世而獨立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
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恆翹翹
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高誘
註綠水舞曲也一日綠水古詩也沈約白紵辭長袖
拂面為君施鮑照詩霜高落塞鴻按鮑照白紵辭朱
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
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
夜長酒多樂未央太白此篇句法蓋全擬之蕭本以
館娃日落歌吹濛一句續作
末句便不相類今從古本

其二

卷四

館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胡本清夜沉沉美人一笑

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

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

去青雲上太平寰宇記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置

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為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

之宮中張女樂而宴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崔駰七

依回睇百萬一笑千金廣韻縠絹也新序客有歌於

郢中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唐書子夜

其三

吳刀剪綵一作綺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

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

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鮑照詩吳刀楚製為佩

鮮芳春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

人城再顧傾人國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

註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顏師古

註結風亦曲名也史記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

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

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司馬相如美人

賦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江

總詩挂纓銀燭下莫笑玉釵長

鳴鴈行胡震亨曰鮑照本辭嘆鴈之辛苦霜雪

感觀湘吳一語可見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啣蘆枝南飛

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烟波寄湘吳凌

霜觸雪毛體枯畏逢贈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

君更彈射何為乎

淮南子北方曰委羽高誘註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謝

靈運詩噉噉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淮南子夫鴈順風以愛氣力噉噉而翔以備矰弋高誘註未秀曰蘆已

今註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也古

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

御蘆數寸以防矰繳焉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惟

有一缺門鴈往來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

雪賦酌湘吳之醇酌鄭玄周禮註結繳於矢謂之矰

賈公彥疏繳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史記集

解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西都賦矰繳相纏張

銑註矰繳箭上加縷而射更贏引弓

虛發而下鴈見大獵賦註繳音灼

漢帝重一作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

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

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一作難重收君情一作恩

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一作素秋草

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

婦否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曰不用指其女阿嬌好

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

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立為太子年十四即位長主

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遂衰驕如滋甚女巫楚服

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

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

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

處長門宮夏侯湛抵疑咳吐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裴

松之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

各自東西南北流邵氏聞見後錄李太白詩云昔作

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
弘景仙方註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琦
按此說似乎新穎而探之取義斷腸不若斷
根之當也史記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幽州胡馬客歌

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有幽州胡馬客吟即此也胡震亨曰梁

鼓角橫吹本詞言勦兒苦貧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則依題立義敘邊塞逐虜之事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
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
旄頭四光芒爭戰若繆本作如蜂攢白刃灑赤血流沙為

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

安閑爾雅翼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

鵝有蒼白二色今以白而小者為鴈大者為鴻蒼者為野鵝說文掉搖也漢書西域傳樓蘭王治扞尼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糧迎接漢使漢書宣帝紀匈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又嚴助傳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顏師古註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也北海匈奴地名漢書蘇武傳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又匈奴傳單于置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蓋與中國絕遠處西都賦割鮮野食孔安國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支山已見本卷王昭君詩下史記昂曰髦頭胡星也正義曰昂一星為髦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楊齊賢曰蜂攢猶蜂之聚叢

也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唐六典註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千里裴松之三國志註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史記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書狼一星在井東南狼為野將至侵掠色有常動也

安閑外來以雷擊河出爾紙翼今北衣音白自亂以亂而小色白灼然文丹各雜古錯異夏西興中制天難越父子

李太白文集卷之五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慶霄周春較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樂府古題要解門有車馬客行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

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述市朝遷謝親戚彫喪之意也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

一作客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雲一作霄落乃

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

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飄飄蕭本作三十春空談帝

繆本 王畧紫綬不挂身 雄劍藏玉匣 陰符生素塵 廓
落無所合 流離湘水濱 借問宗黨間 多為泉下人 生
苦百戰役 死託萬鬼鄰 北風揚胡沙 埋翳周與秦 大
運且如此 蒼穹寧匪仁 惻愴竟何道 存亡任大鈞 漢書

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抱朴子出則朱輪
耀路李善文選註東觀漢紀曰漢制公侯紫綬九卿
青綬後漢書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綬貴賤
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韋氏尊卑有度上有綬貴賤
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
息佩非戰器韋氏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
為章表韋氏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
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勿改舊唐書二
品三品紫綬三寸戰國策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大
入十首廣八寸戰國策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大
公陰符之謀宋玉九辯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呂延
濟註廓落空寂也唐六典註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

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陸機詩昔居四民宅
今託萬鬼鄰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賈誼鵬
賦大鈞播物如淳註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
大鈞也顏師古註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
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史記索隱虞喜志林云大鈞
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此詩有北風揚
胡沙埋翳周與秦之句當是天
寶末年兩京覆陷之後所作

君子有所思行

樂府古題要解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命駕登北山鮑照西上登
雀臺沈約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
為久歡晏安鳩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
也

紫閣連終南 青冥天倪色 憑崖望咸陽 官闕羅北極
萬井驚畫出 九衢如絃直 渭水銀河清 繆本作橫天
流不息 朝野盛文物 衣冠何翕薈 廐馬散連山 軍容

威絕域伊臯運元化衛霍輪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

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爭

西輝蕭本作何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太平廣

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陝西志紫閣峯在西安

府鄠縣東南三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

若樓閣然杜甫詩云紫閣峯陰入漢陂即此是也初

學記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

書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其山

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福地記

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去長

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

名曰福地王逸九思增逝分青冥註云青冥太清也

天竟天之邊際也詳見明堂賦註爾雅北極謂之北

辰此以喻天子之居而言宮闕羅列於其中也鄭玄

周禮註方百里為一衢平若水楊炯詩官路直如絃

作里巷解鮑照詩九衢平若水楊炯詩官路直如絃

雍錄唐都本隋都也在漢長安故城東南南直終南

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澶灞西次灃水三輔黃圖

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初學記

天河亦曰銀河嵇康琴賦璠璵翫絕李善註翫盛

貌歷代名畫記袁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

艾大馬命王毛仲為監牧使燕公張說作刪牧頌新

唐書開元初馬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

後突厥款塞袁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

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

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

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

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

最盛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

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五百而馬

三十二萬五千七百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

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

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卒繚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

之虜伊尹臯陶以喻美宰臣衛青霍去病以喻美將

月後漢書曰者太陽之精周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也為太傅五歲上疏乞骸骨
 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
 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幾所趣貴以
 其具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吳均詩王孫
 猶未歸且聽西光匿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城而
 流涕詳見二卷註沈約詩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
 說文臆胸骨也○臆音釋又音赫槍音昌臆音益

東海有勇婦

原註代關中有貞女乃罄舞舊曲五篇之一
 其辭已亡關中有貞女當是關東有賢女之訛

梁山感杞妻慟蕭本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

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趨騰蕭本

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

天感精誠十步兩躩一作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

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

繆本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繆本

志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

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繆本

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

獨揚名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

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曹植詩乃云杞妻哭死夫梁

山為之傾與列女傳諸書所載殊異太白用梁山事

蓋本之曹詩也後漢書精誠所加金石為開蘇子卿

無報讎殺人事以此相擬殊非倫類按曹植精微篇
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
是知蘇子卿乃蘇來卿之誤也越有處子出於南林
善劍術詳見四卷結客少年場註史記瞋目張膽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左傳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
杜預註仇敵也儷耦也孔穎達曰仇儷者言是相敵
之匹耦李邕為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所謂北海李
使君疑卽其人也後漢書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滄瀛
謂東方海隅之地又滄州景城郡瀛州河間郡與青
州北海郡相鄰近似謂其聲名播於旁郡也曹植詩
名在壯士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帛呂延濟註古
無紙史書皆書竹帛陸機詩竹帛無所宣李周翰註
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漢書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
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
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
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過自新其道
奏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除肉刑列女傳趙津女涓

者趙河津吏之女也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
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謂曰妾父聞王君
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九江三
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
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
女子之罪也娟曰王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不
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
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
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涓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為簡
子發何激之歌其詞曰人謂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
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對既釋
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對既釋
渡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戰國策豫讓始事
范中行氏而不悅去而智伯智伯戰國策豫讓始事
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智伯將殺智伯智伯之讐
士爲知已者死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
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讐
趙襄子曰義士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皁滅鬚去
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居頃之襄子

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襄子曰豫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環
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
名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
不恨襄子曰義之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
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吳越春秋
吳王既殺王僚又虞慶忌之在鄰國要離乃與子胥
見吳王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
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臣能
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
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
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取
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
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慶忌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
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
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
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
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
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慙

然不行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
故君之子非義也貪生棄行非勇也夫人有三惡以
立於世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遂投身於江從者出
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掉音窈緹音
題縈音榮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纂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
聞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
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葛草延蔓而生引長二三丈其葉有三尖如楓葉而
長而青背淡莖亦青色取其皮漚練作絲以為絺綌
謂之黃葛者是取既成絺綌之色而名之以別於葛
草中之白葛紫葛赤葛諸名不致相混耳七八月開
花成穗纍纍相承紅紫而此云黃花恐誤綿纂密而相
在洛溪邊葛花紅紫而此云黃花恐誤綿纂密而相

覆之意小爾雅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絺謝惠連詩
 裁用箚中刀縫為萬里衣漢書及使絕國者顏師古
 註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
 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
 名俱屬交州顏師古註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
 北戶以向日者舊唐書漢武帝開百越於交趾郡南
 三千里置日南郡唐時所謂日南郡即驩州也去西
 京一萬二千四百餘里去東京一萬一千五百餘里
 所謂蒼梧郡即梧州也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
 五千一百里俱屬嶺南道詩國風七月流火毛傳曰
 火大火也鄭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
 暑退朱傳曰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
 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末四句
 即周南葛覃服之無斃意也。羅音覓

白馬篇

樂府古題要解白馬篇曹植白馬飾金
 馬鮑照白馬驛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
 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按樂府詩
 集白馬篇是雜曲歌之齊瑟行

龍馬花雪毛

蕭木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
 蕭木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

珠袍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

接太行繆本 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

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經百

戰一作萬 匈奴盡奔逃一作 歸來使酒氣未肯拜

下 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蕭本作 隱蓬蒿周禮馬八

龍梁簡文帝詩金鞍照龍馬羅袖拂春桑漢書原涉
 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節氣者皆歸慕之顏
 師古註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
 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
 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
 其本意北堂書鈔魏文帝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為低
 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淮南子云寶劍之色如秋霜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其劍長尺
 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王僧孺詩朔風
 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鬪雞事詳見二卷註中晉書南

山白額猛獸為患周處入山射殺猛獸西京雜記李
 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
 斃斷其鬮髀以為枕示服猛也冥山或作宜山所謂
 宜山虎也曹植詩仰手接飛猱李善註凡物飛迎前
 射之曰接尸子中黃伯曰子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
 雕虎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後漢書殺人如刈
 草然漢書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
 行州域力折公卿眾庶榮其名節觀而慕之史記正
 義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
 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
 以為名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
 寶縣者漢弘農縣也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
 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
 以此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自此關移在新安
 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矣又云自潼關東二百餘
 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
 里至河南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舊唐書臨洮軍在
 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南史檀道濟左右腹心並
 經百戰漢書灌夫為人剛直使酒顏師古註使酒因
 酒而使氣也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

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謝
 眺詩清淮左長薄荒徑隱蒿蓬。孫音饒劇音極洮
 音桃又音切

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食金
 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
 窮已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
 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
 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
 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邢昺爾雅疏崑崙山
 記云崑崙崙崙山一名崑崙
邱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神仙傳
 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靈

李太白文集 卷五
樞金景內經下離塵世上界玉京註云玉京無為之
天也三十二帝之都步虛經玉京山在無上大羅天
中玉京之上七寶京臺居五億五萬五十五重天最
上頂也枕中書京都玉京七寶山周圍九萬里在大
羅天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
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樹綠葉朱
實五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治中蓮花徑度十丈
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皇太元聖母所治中宮是
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是九天真王三天真
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岳洞
室夫以得道大聖眾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
或在名山山岳群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
言九九八十一萬終天路玉京山也王勃春思賦狂
夫去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梁簡文帝詩清謳
出絳唇陸機詩冷冷纖指彈藥文類聚關令內傳曰
闕令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
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九十月之外應有聖人
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元和郡縣志
緱氏山在河南府緱氏縣東南二十九里王子晉得
仙處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遇道士浮邱公接以上高高山
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琦按此詩是送一道流應詔
入京之作所謂仙人十五愛吹笙正實指其人非泛
用古事所謂朝天赴玉京者言其入京朝見非謂其
趨昇輕舉舊註以遊仙詩擬之失其旨矣。食與餐同液音亦緱音鉤

怨歌行 自註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為
怨歌行。文選有班婕妤好怨歌行即新

裂齊紈素一首也李善註歌錄曰怨歌
行古辭言古有此曲而班婕妤好擬之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 一作 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

錦 一作 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香 一作 風寧知趙飛

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

意世事徒 一作 為空鷓鴣換美酒舞衣罷雕龍 一作 籠

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傳哀怨歌行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楚辭玉色頰以晚顏繁欽定情篇侍寢執衣巾何遜詩掩泣閉金屏宋玉高唐賦願薦枕席李善註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妮之意也古樂府有秦王卷衣曲庾信燈賦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漢書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銑註沉深也孔融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吳均詩綠鬢愁中改司馬相如以鸛鶴裘就市人楊昌贊酒詳見四卷註蕭士贊曰雕龍謂舞衣上之雕畫龍文也詩國風憂心忡忡。忡音冲

塞下曲六首

樂府詩集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人有塞上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間折柳春色未曾看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天山冬夏有雪見四卷註按白帖笛有折楊柳之曲釋名金鼓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太白以玉鞍對金鼓則金鼓自是一物有引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解者恐未是漢書樓蘭王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齋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論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
握雪海上食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宋書李孝伯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呂氏春秋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後漢書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段穎追之且關且行書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漢書大月氏國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又匈奴傳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食與
餐同氏與支同

其三

駿馬似繆本作如風颺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

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

嫖姚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雍錄中渭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渭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此冠橋上者為

長安之西別有便民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以中別也陝西通志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百步漢武帝造名便橋唐名咸陽橋中渭橋在咸陽縣南東二十五里秦時造所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者也東渭橋在高陵縣南十里不知始於何時或云漢高祖造以通樂陽之道者也古來單稱渭橋者大槩專指中渭橋也庾信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薛道衡詩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詳見二卷羽檄註下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後漢書客星芒氣白為兵初學記星光曰芒楊素詩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三輔黃圖麒麟閣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按彎弓以上三句狀出師之景插羽以下三句狀戰勝之景末言功成奏凱圖形麟閣者止上將一人不能徧及血戰之士太白用一獨字蓋有感乎其中歟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風也。颺音標

其四

李太白文集 卷五 七

白馬黃金塞雲砂繞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
螢飛秋窻滿月度霜閣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
無時獨不見淚流空自知黃金塞邊上地名未詳所
在鮑照詩實是愁苦節呂
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上林賦沙棠櫟楮華楓
枹櫨張揖註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長楊賦天兵四臨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
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
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
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註與郡守
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雷京師左以與之鮑照詩
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後漢書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章懷太子註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鮑照詩旄甲
被胡霜明餘慶詩劍花寒不落漢書太初元年以李
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比至郁城郁城距之
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
言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
貳師恐因雷屯敦煌天子赦囚徒打寇盜發惡少年
及邊騎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行至宛城宛
責人共殺王貳師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牝牡三千匹軍還入玉門關者萬餘人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
兵一作殺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靜
妖氛史記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李
陵歌徑萬里兮度沙漠按沙漠亦作沙漠一曰
大磧漢時謂之幕唐時謂之磧在古敦煌郡之外東
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絕無水草不可駐牧雖鳥

獸亦不能居之鮑照詩天子按劍怒史記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李廣為右北
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右北平說交隴大坂也隴底謂山隴之下天水郡
之大坂名曰隴坂亦曰隴底與此不同漢書高皇后
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北史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即古善哉行也蓋摘首句以命題耳樂府古題要解善哉行古

詞來日大難口噪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焉按樂府詩

集王僧虔技錄善哉行乃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

蕭本作長鳴

食盡苦口焦唇今

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

繆本作作凌

山陸憩五岳乘龍天飛日瞻兩角

繆本作乘龍上三天飛日瞻兩角

授以神

蕭本作作仙

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媿短促思填

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

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來日謂已來之日猶往日也韓詩外傳乾猴焦唇仰

天而嘆梁宣帝賦餐霞永日靜坐千春魏武帝詩越陌度阡枉用相存說文存恤問也謝靈運詩越海凌

三山李周翰註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鄭康成周禮註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

日嵩高山莊子蟪蛄不知春秋陸德明註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蜺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蛸蛄

也或曰山蟪蛄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或曰山蟪蛄也即楚辭所謂寒蟬也述異記昔炎帝女

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常啣西山木石填東海精衛誓水處會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詩意言

人命短促有如蟪蛄今蒙恩而授之神藥使得長生其德深矣思欲報之却如精衛銜一木以填東海耳

甚言其德之深而無以為報也抱朴子黃帝過崆峒

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蟬翼九五視九五天子之位
如蟬翼之輕也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詩國風蒼蠅
聲之

塞上曲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漢書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
儉狃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程
之侵譬猶蚊蚋之螫跛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
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
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
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

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雍錄秦漢
唐駕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
造在咸陽東南二十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
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時
頡利所犯者在便橋之北謂之西渭橋者是也五原
郡漢武帝所置其後更變不一至西魏改大興郡為
五原郡後又改鹽州隋末為梁師都所據唐貞觀二
年平師都復置鹽州及五原縣天寶元年改鹽州為
五原郡在太宗時但稱鹽州不稱五原也其地即漢北地
利建牙直五原之北正指五原縣也其地即漢朔方郡
郡之馬嶺縣地西接靈州靈武郡東抵夏州朔方郡
南界慶州安化郡北與突厥相距今約其處當在寧
夏衛界中若漢之五原郡領縣十六延袤甚廣在唐
時豐州九原郡勝州榆林郡皆其地矣漢書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
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
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漢北括地
志陰山在北塞外突厥界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馬支
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州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
事祈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

李太白集卷五
里南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温夏涼宜畜牧
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祈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邊備對通典甘州
刪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闕氏也今之燕脂也此
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闕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
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班固燕然山銘蕭條萬里野
無遺寇漢書驃騎將軍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
瀚海如淳註瀚海北海名也正義曰按瀚海自一大
海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耶律楚材曰伊州之
西北有瀚海。此篇蓋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而作也
按唐書突厥傳言頡利可汗嗣立高祖以中原初定
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
求請無厭所謂大漢無中策也傳言武德九年七月
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癸未頡利
至於渭水便橋之北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
元齡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
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軍容大
盛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頡利
請和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

頡利引兵而退所謂匈奴犯渭橋之事也傳言頡利
設牙直五原之北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所謂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之事也又李
靖傳言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
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
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
以身遁太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
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
定襄後頡利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
內附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
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
兵自白道襲之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
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乘千
里馬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
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
陰山北至於大漠此詩所謂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
側以下之事是也或曰此詩亦可定為泛詠邊事何
以決其為崑美太宗武功歟曰兩漢而下匈奴犯邊
未有至於渭橋者至唐武德年間始有此事以此知

之或曰既美本朝矣又何以用大漢漢家字耶曰太白本以唐之初年與頴利和好為非是而不可宜言故借漢以喻而嘆其失禦戎之策也至漢家二字唐人用入詩章以為中國二字之代稱歷宋元明皆然何必滯此為疑耶洪邁遜萬首唐人絕句分此詩為三章頗覺無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

玉階怨

題始自謝朓太白蓋擬之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

繆本作玲瓏

望秋月

西京賦金虬玉階宋之問詩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外轉透迤沈佺期詩水精簾外金波下雲母窓前銀漢回蕭士贇曰水精簾以水精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韻會玲瓏明貌毛氏韻增云於隴月光也然用於隴不如玲瓏為勝

襄陽曲四首

襄陽曲即襄陽樂也舊唐書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作之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

女兒花艷驚郎目裴子野宋畧稱晉安侯劉道產為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非也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隋書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識者言銅鞮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絃管後人改蹄為鞮未詳其義○鞮音題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酪酏高

一作襄

陽下頭上白接籬倒著還

騎馬世說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酪酏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說文酪酏

李太白文集 卷五
醉也廣韻接羅白帽
也。酪音茗酌音頂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一作水色上有墮淚碑青

苔久磨滅元和郡縣志峴山在襄州襄陽縣東南九里東臨漢水古今大路水經註峴山羊祜

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湘中記白沙如霜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世說註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大堤曲

按梁簡文帝作雍州十曲內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蓋本於此

漢水臨一作橫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

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

信斷一統志大堤在襄陽府城外湖廣志大堤東臨漢江西自萬山經澶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

城北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餘里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歎江總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何遜詩不見眼中人空想南山寺

宮中行樂詞八首

原註奉詔作五言。本事詩

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名李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

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杼思晷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適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偶無不精絕據此則當時本作十篇今存八首想已逸其二矣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一作罷化作綵

雲飛古詩盈盈樓上女李善註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古字通陸機詩來步紫微呂向註紫微天子宮也通志畧石竹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多

像此為衣服之飾所謂石竹繡羅衣也按石竹乃草花中之纖細者枝葉青翠花色紅紫狀同剪刻人多植作盆盎之玩或以為卽藥品中之瞿麥未詳是否唐陸龜蒙咏石竹花云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據此則衣上繡畫石竹花者六朝時已有此製矣西都賦乘茵步輦唯所息晏胡三省通鑑註步輦不駕馬使人挽之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一作關翡翠珠一作金

殿鎖鴛鴦選妓隨雕一作朝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

一飛燕在昭陽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二句本陰鏗詩太白全用之東京賦下雕輦於

東廂薛綜註輦人挽車謂有雕飾也楚辭姱容修態細洞房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語笑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漢書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名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名入俱為婕妤後宮許后之廢也乃立婕妤為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髮漆切皆銅杏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是在昭陽舍者乃其女弟合德非飛燕也然三輔黃圖成帝趙

李太白文集 卷五
皇后居昭陽殿沈佺期詩飛燕恃寵昭陽殿班姬飲
恨長信宮古人亦有此誤飛燕在昭陽之句蓋有所
自矣

其三

盧橘爲秦樹蒲桃出一作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

春風笛奏龍鳴一作水簫吟一作鳳下空君王多樂

事還與萬方同一作上林賦盧橘夏熟郭璞註今蜀中
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
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卽盧橘也史記索隱應劭
云伊尹書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
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
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
樹上覆裏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卽黑色
是也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
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雜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
極望沈約詩烟花繞層曲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
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
相似張銑註羌西戎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
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卽截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
盧思道詩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荀子鳳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又列仙傳蕭史善吹簫鳳凰來
止其屋事見後六卷註唐仲言曰此章句法以蒲橘
發端而以烟花承之開而合也以絲管起下而以簫
管分對合而開也說者以起
伏開合獨推工部豈其然乎

其四

玉樹一作春歸日一作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

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燭蕭本下歌莫教明月

去畱著醉姮蕭本娥藝文類聚漢武故事曰上起神

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

玉為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然詩人用玉樹多是言樹美好如琪樹珍樹之類不闕漢武事也張衡靈憲弄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右黃有黃筮之日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茫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姮音恒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官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

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一作坐

相親說文曙曉也劉勰新論春葩舍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南史濟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又三輔黃圖漢武帝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度人經珠樓竦琳庭藝文類聚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媪兒童為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都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入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西陽雜俎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効之因為藏鉤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鉤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摳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採取之又令藏鉤刺一人則往來於兩朋謂之餓鴟又今為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子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為戲矣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好蕭本作泥

光輝詩國風春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

多少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入

不問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

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

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燥不見日行急促

惟見寒氣襲人故以凄凄言之凄凄是涼遲遲是暄

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盧照鄰詩落日明歌席

行雲逐舞人韻會仗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

又唐制殿下兵衛曰仗宋之問詩綵仗紅旌遶杏閣

沈佺期詩北闕晴空綵仗來

其八

水綠繆本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

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

央遊長安志興慶殿前有瀛洲門內有南薰殿北有

云關龍池史記蕭丞相管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集解

關也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

央宮西南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

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漢書曰

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

蓬萊方丈刻金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雍錄閣本

大明宮圖蓬萊殿北有太液池中有蓬萊山邱遲

詩馳道聞鳳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笙體鳳故也風

俗通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魏畧太祖遣邯鄲淳詣

臨淄侯植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謂之天人開天

傳信記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道理問

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墮近古帝

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文獻通考楚毬蓋始於唐植

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

以角勝負豈非楚鞠之變歟庚信詩今朝好風日園

苑足芳菲三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二十八里前殿東

三

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
 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椽文杏為梁柱金
 鋪玉戶華榱璧瑱雕楹玉碣軒鏤檻青瑣丹墀左
 ○蕭士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
 趣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也清平詞
 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日玉
 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為延賢
 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
 房是諷其不勿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
 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飛燕
 事迹相類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
 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
 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輟
 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
 之感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
 得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悟其所難言者即寓
 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悟其所難言者即寓
 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琦按蕭氏此說甚鑿使解詩
 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句度字權之則古今之詩無

一而非譏時諱政之作而忠厚和平之旨蓋於
 是失矣尤而效之幾何不為讒邪之嚆矢哉

清平調詞三首

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
 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邀梨園
 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
 時之名手捧檀板揮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貴
 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遠命龜年持金花
 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章承
 旨山若宿醒因援筆賦之龜年捧詞進上命梨
 園弟子畧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
 真妃持扇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
 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
 遲其聲以媚之如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
 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
 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琦按唐書禮
 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有正平調高平調則知
 所謂清平調者亦其類也蓋天寶中所製供奉
 新曲如荔枝香伊州曲涼州曲甘州曲霓裳羽

衣曲之
儔歟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註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

穆天子傳謂之群玉之山見其山阿無險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楚辭望瑤臺之優

寒兮見有娥之佚女王逸註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

譽之妃契母簡狄也太平御覽登真隱訣曰崑崙瑤

臺是西王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上真秘文盡在其

中矣沈約詩含吐瑤臺月琦按蔡君謨書此詩以雲

想作葉想近世吳舒息遵之且云葉想衣裳花想容

與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雨邊開俱從

梁簡文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脫出而李用二想

字化實為虛尤見新穎不知何人誤作雲字而解者

附會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甚覺無謂云云不知改

雲作葉便同嚼蠟索然無味矣此必君謨一時落筆

之誤非有意點金成鐵若謂太白原本是葉字則更

大謬不然

其二

一枝紅許本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水經註丹山西即巫山者

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

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為行雲

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

故為立廟號朝雲焉飛燕已見本卷註蕭士贇曰傳

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子謂使力

士知書則雲兩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常

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口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

斷腸者亦譏貴妃曾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忘情

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

常事而忽之耳琦按力士之譖惡矣蕭氏所解則尤

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時則安有是哉巫山雲雨漢

宮飛燕唐人用之已為數見不鮮之典實若如二子

之說巫山一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艷冶飛燕一事只

可以喻微賤之宮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諸子

初不以此為忌耶古來新臺艾穢諸作言而無忌者
大抵出自野人之口若清平調是奉詔而非其比
也乃敢以宮闈暗昧之事君上所諱言者而微辭隱
喻之將斬君知之耶亦不斬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
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龍之逆鱗而履虎尾也非至
愚極妄之人當不為此又太真入宮至此時幾將十
載斯時即有忠君愛主之親臣亦祇以成事不說既
往不咎付之無可奈何而謂新進如太白者顧託之
無益之空言而期君之一悟何其不智之甚哉古來
文字之累大抵出於不自知而成於莫須有若蕪載
雙檜之詩而審其求知於地下之蟄龍蔡確車蓋亭
之十絕而箋註其五篇悉涉譏諷小人機穽深是可
畏然小人以陷人為事其言無足怪而詞人學上品
騰詩文於數百載之下亦效為巧詞曲解以擬議前
人辭外之旨
不亦異乎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楊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亭以沉香為之如栢

梁臺以香栢為之也按雍錄閣本興慶宮圖龍池東有沉香亭

鼓吹入朝曲

按樂府詩集齊永明八年謝朓奉鎮西隨王教於荊州道中作鼓吹

曲一曰元會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鈞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獵曲七曰從戎曲八曰送遠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鈞天以上三曲頌帝功校獵以上三曲頌藩德太白鼓吹入朝曲之作蓋本於此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鏡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

搥鐘速嚴妝伐鼓啟重城天子憑玉几

繆本 劔履若

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遊遊

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景定建康志金陵古揚州之域在周為吳

春秋末屬越楚滅越并有其地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號曰金陵宋書金甲燭天庭鶯聲震海浦謝朓鼓吹入朝曲透迤帶淥水迤迤起朱樓顏延年詩巖險去漢宇襟衛徒吳京李善註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宋書漢鼓吹曲曰鏡歌樂府詩集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鏡歌宋書建初錄云務成黃爵京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鮑照詩賓御紛颯杏劉良註颯杏衆盛貌後漢書清河孝王慶每朝謂陵廟常夜分嚴收衣冠待明詩小雅征人伐鼓毛傳曰伐擊也漢書天子負徽依襲翠被憑玉几隋書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慮思道詩臺苑盛簪裾太平御覽郡國志曰潤州覆舟山有閶風亭李善文選註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遣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六朝事跡建康縣北五里有二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服景

定建康志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為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倕為銘琦按此篇蓋擬六朝人之作故以金陵吳京為辭蕭氏以為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陵吳京何預而朝罷遨遊之地亦不當在閶風亭矣其說非是。浦音

秦女休行

原註古詞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左詩曰步出上西門遙

望秦氏廬秦氏有奸女自名為女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仇左執白楊刃右據魯宛矛仇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闕吏呵問女休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今為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快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為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繳我都巷西丞卿羅東向坐女休悽悽曳楛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臙臙擊鼓赦書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
羅袖灑赤血英聲許本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
邀遮堦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
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
寬賒何慙聶政姐萬古共驚嗟羽獵賦前後邀遮漢書淳于公有罪當刑
詔獄逮繫長安周易履虎尾隋書齊赦日則武庫令
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擿
鼓千聲釋枷鎖馬談苑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
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
為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擿鼓千
聲宜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
至兌為澤金西方也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
物制其形揭長竿使眾人觀之尚書大辟疑赦孔傳
曰大辟死刑也戰國策聶政刺殺韓傀因自皮面抉
眼屠腸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

莫知誰政姊嬰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
吾弟之名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賈
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已沒矣兄弟無有此
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
哭之曰此吾弟軀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
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
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
其名也胡震亨曰按女休事奇烈第重述一過便堪
擊節太白擬樂府有不與本辭
為異正復難及者此類是也

秦女卷衣樂府古題要解有秦王卷衣曲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

所歡也太白作秦女卷衣辭旨各殊未詳所本

天子居未央妾侍繆本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

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繆本日月飄

若螢之繆本光願君採葑菲無以下體妨未央紫宮俱見前註

法苑珠林賢愚經云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名官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漢書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逸出罔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好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沈約為六宮拜章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魏書螢火之光猶增也非芴也下體根莖也鄭箋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正義曰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非音斐。

東武吟

一作出金門後書懷畱別翰林諸公。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

東武吟行今不歌樂府解題曰鮑照云主人且勿諠沈約云天德深且廣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泰山皆齊之上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郡今高密諸城縣是也元和郡縣志密州諸城縣即漢東武縣也屬琅邪郡樂府章所謂東武吟者也海錄碎事東武吟樂府詩人有少壯從征伐年老被棄遊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歛起雲蘿中
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
依繆木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
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

王公許本誤失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繆本作友

日疎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一作不慙世上雄

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吾尋黃綺翁

一作扁舟尋釣翁。劉峻廣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沈約詩便欲息微躬漢書恭承嘉惠分顏師古註恭敬也十六國春秋石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既啣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宋書殷淳居黃門為清切魏書對九重之清切望入龔之呼嚙梁簡文帝圍城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隋書分司丹禁侍衛左右上官儀詩清切丹禁靜顏之推詩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鮑照詩輝石亂烟虹賈誼新書天子車曰乘輿淮南子建翠蓋高誘註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註扈大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

釋云謂扈從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石林燕語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晉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去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張協詩朱軒耀金城劉良註金城長安城也史記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水經註魏武與張繡戰於宛馬各絕景為流矢所中舊唐書京兆府有昭應縣本隋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天寶三載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為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琦按自乘輿擁翠蓋而下是唐京師之東太白山入朝在天寶二三載是時新豐尚未省也顏延年詩依巖聽緒風又曰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漢書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桓譚新論楊子雲從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少氣王筠詩自知心所愛獻賦甘泉宮鮑照詩善辭草萊漢書公孫弘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曹植詩玉樽盈桂酒夏黃

公綺里季事見四卷
註。歛音旭又音忽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胡震亨曰謝朓有此詩廝僕曰廝炊僕曰

養眇蓋設言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楊升菴以為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恐未必然。邯音

妾本叢臺女揚蛾

繆本作娥

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

知有彫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

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漢書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註

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隅沈約詩揚蛾一合聯嬾娟好且修明發天光初發謂明旦時也詳見二卷註

出自薊北門行

樂府古題要解出自薊北門行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

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

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

繆本作漢

殺氣凌

穹蒼列卒陣

一作陣

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

旗

一作旆

凋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

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

子行歌

一作歌

歸咸陽

漢書昂曰旋頭胡星也後漢書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章懷太子

註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虎竹見五卷註詩小雅戎車旣安宋書戎車立乘夏日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史記項羽曰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鮑照詩天子按劍怒楚辭心飛揚兮浩
蕩漢書上古王者遣將也踞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
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晉書溫嶠傳西陽太守鄧岳
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漢書衛青復將六將軍
絕幕大克獲應劭註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註
沙土曰幕直度曰絕顏師古註應墳二說皆是也而
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積
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爾雅穹蒼蒼天也邢
昺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窿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
蒼後漢書遼東太守祭彤使解甲擊赤山烏桓大破
之斬其渠帥又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紫
塞詳見三卷註廣雅繫急也說文颯翔風也廣韻大
角軍器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代書記所不載或曰
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太平御覽宋樂志曰角長
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簿及軍
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為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
吹角此器俗名拔邏迴蓋胡虜警軍之音所以書傳
無之海內離亂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梁簡文帝
詩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
本卷註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撐

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
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自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儿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種落謂其種類及部落也魏志正
始七年韓那奚等數十國
各率種落降○單音蟬

洛陽陌胡震亨曰即橫吹曲之洛陽道也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天津洛陽橋
各見二卷註

北上行樂府古題要解苦寒行晉樂奏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
作此詞今人效之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
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

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

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慼繆本冰雪裏悲號絕

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

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飢飲零

露漿嘆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

天光北邊備對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

徑名之曰陘西京賦磴道邈倚而正東李善註登道

巖高也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

春秋志馘奔鯨截彼醜類淮南子堯之時鑿齒為民

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

使羿射殺之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引兵

南向河北州縣望風瓦解遂克太原連破靈昌陳雷

榮陽諸郡遂陷東京范陽本唐幽州之地詩所謂沙

塵接幽州者蓋指此事而言其曰烽火連朔方者祿

山遣其黨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

敗之振武軍去朔方治所甚遠其烽火相望告急可

知其曰奔鯨夾黃河者指從逆諸將如崔乾祐之徒

縱橫於汲鄴諸郡也其曰鑿齒屯洛陽者謂祿山據

東京僭號也魏文帝詩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說

文劇尤甚也壠坂謂山之岡壠坂後漢書上壠阪

陸機詩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飡鄭康成毛詩箋驂

兩驂也左傳正義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

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說

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為主以漸參之兩

旁二馬遂名為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驂馬

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說驂而

正義車有一轅而駟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

行通鑑辯誤史焯釋文曰三馬為駮余按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夏后駕兩馬謂之麗股蓋以一駮謂之駮周又益以一駮謂之駮自時厥後來轅曰駮兩旁曰駮詩所謂兩服上襄兩駮雁行者也書洪範王道平平謝靈運詩開顏披心曾○磴音覺劇音極攏音籠掉徒了切條上聲又徒弔切條去聲食同餐

短歌行

按樂府詩集短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

酒當歌人生幾何普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又按古今註謂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壽夭之分李善曰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皆指歌聲之長短耳非言壽命也斯蓋命題之意歟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

富貴非所願為

一作與

人駐顏

一作顏

光

拾遺記天清地曠浩茫茫

法苑珠林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高誘淮南子註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蕭士贇註麻姑鬢成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母曜然白首之意天公與玉女投壺大笑事見三卷註劉向九嘆維六龍於扶桑楚辭小司命援北斗兮酌桂漿歸去來詞富貴非吾願

空城雀

樂府詩集樂府解題曰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穀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茹腹

辛傷免網羅而已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鷓鴣群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稊穠餘嘗恐烏鳶逐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

說文嗷衆口愁也高唐賦衆雀嗷嗷埋雅釋鳥云桃
 蟲鷓其雌鷓陸機曰今鷓鷓是也似黃雀而小說苑
 曰鷓鷓巢於葦苔繫之以髮鷓性拙鷓性巧故鷓俗
 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
 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棘然故一名棘雀家語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說文棘穀皮也租
 不成粟也韻會鷓鷓鳥也似鷓而小歐陽建詩不涉
 太行險誰知斯路難藝文類聚益部耆舊傳曰楊宣
 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
 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鷓
 音僚鷓音緣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

亭連

一作短亭謝朓詩生烟紛漠漠呂向註漠漠分
散也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詩國風

佇立以泣毛傳曰佇立久立也王褒燕歌行長望闡
 中空佇立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海錄
 碎事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詩人玉屑鼎州滄水
 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云會子宣家有
 古風集此詞乃太白作也見古今詩話湘山野錄平
 林漠漠烟如織云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
 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
 沙得古集於會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寄園寄
 所寄筆談小曲有感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
 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爲未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
 近傳一闕云李白製卽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
 此皆定其爲太白之作者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
 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
 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
 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
 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
 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辯其非
 太白之作者也餘見下首註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

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

殘照漢家陵一作宮闕一作橋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

別天寶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折柳贈

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為銷魂橋雜錄漢世凡東出函

潼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為別也長安志

樂游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

江北亦曰樂遊原雍錄唐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為宣

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其地最高四望

寬廠隋營京城守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

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

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

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長安

中太平公至於原上置亭游賞後賜寧申岐薛四王

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祓

禊布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賦詩蔡琰胡笳故

鄉隔兮音塵絕○筆叢云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

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
學士咸以為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
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
麗而氣亦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直
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温方城輩蓋
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孰耳原二
詞嫁名太白亦有故草堂詞宋人編青蓮詩亦稱草
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偽題太白以
冠斯編耶琦按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
憶秦娥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然考古本太白集中
缺此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真贋誠未易定決筆叢所
辨未為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偽題則非也
蓋菩薩蠻一詞自北宋
時已傳為太白之作矣



